

## 嘉靖刊《荔鏡記》量詞研究

顏秀珊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所

**提要** 漢語有大量且豐富的量詞系統，在研究價值上有其一定的重要性，雖然量詞到南北朝時代得以迅速蓬勃的發展，但有關量詞的研究卻一直到近幾十年才逐漸受到重視。《荔鏡記》是刻寫於明朝、採擷當地民間傳聞的南方戲文，可以說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閩南方言文獻，從作品中不難發現許多與現代閩南方言雷同的語言事實，因此以《荔鏡記》作為研究量詞的材料，對貼近明朝時期閩南方言的語言面貌有相當的可信度。本文旨在透過這些重要的語言資料，拼湊出早期閩南語中的量詞系統，對文獻中的量詞次類分析、句法表現、語法功能、及語用特色等相關議題，作一個綜觀性的比較工作，期盼能為閩南語語法領域的研究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視野。

**關鍵詞** 荔鏡記、量詞、分類詞、句法表現、語法功能、語用特色

### 一 緒論

《荔鏡記》是中國明代地方戲曲作品，出於中國大閩南地區的潮州及泉州一帶，據研究其出版時間距今約四、五百年，是目前民間流傳年代最古的閩南方言戲文。由於這樣的活化石因為保留了許多南方語言特有的詞彙及句式，具有很高的語料價值，本文即以這份歷史文獻為研究對象，試圖窺探早期閩語量詞的全貌，並分項說明如下：

- (一)研究目的：試圖從方言文獻中整理出明代時期閩南方言中的量詞系統，並進一步討論其句法要求、語法功能、與詞類的搭配關係及語用特色等相關研究。
- (二)研究材料：目前考據到最早的《荔鏡記》是明朝世宗嘉靖丙寅年(西元 1556 年)的《荔鏡記》嘉靖重刊版，在此版的卷末刻有：「因前本《荔枝記》字多差訛，曲文減少。今將潮、泉二部增入《顏臣》，勾欄詩詞北曲，校正重刊」。爾後又相繼出現有《萬曆刊》、《順治刊》、及《光緒刊》等不同的刊本，這些刊本內容或有增減，但都是潮泉插科的戲文，正文潮洲方言成分頗高，也混雜著不少地道的泉州話。《荔鏡記》故事內容在敘述陳三(泉州人)及五娘(潮州人)愛情故事曲折之過程，是目前研究早期潮洲、泉州二地方言重要的材料，本文即以《嘉靖刊荔鏡記》為研究材料，冀望能從重要的明清閩南方言史料中，找出方言語法研究的蛛絲馬跡。
- (三)研究方法：豐富的量詞是漢語的特徵之一，一般出現數詞後邊成為數量短語，作為定語修飾名詞，或出現於動詞之後起補語的作用。因此本文先表列所有出現在數詞後面的數量短語，再刪除主角姓名、慣用詞等非量詞用法，以量詞的基本功能-表量、計量，作為篩選的標準，即便完全符合量詞的句法格式，若沒有表量的功能，只能視為一種慣用的格式。此外，為了明確分辨出句中借用量詞與名詞，所有帶有數量短語的句子都必須通過下面句法格式的檢驗：

- 名量詞類： Number + Measure + Noun
- 動量詞類： Verb + Number + Measure (+Noun)

補充說明一點，有時候由於說話者想加重語氣或突顯焦點的因素，會把名量詞中的名詞挪移到數量短語的前面，而形成像「衣裳一套」、「書一封」的例子。另外像是流傳至今仍繼續使用、且名詞搭配趨於固化的量詞，如「一頓(飯)」、「三四碗(飯)」等例子，即使省略了慣用名詞，在這裡都可以允許進入討論的範圍。

## 二 文獻回顧

馬建忠 (1893:34) 首先注意到漢語中這一類計數的特殊詞類，三十多年後由黎錦熙先生第一次提出「量詞」這個名稱<sup>1</sup>，從此量詞就開始了分歧的定名之路，從王力<sup>2</sup>先生的「單位名詞」、陳望道<sup>3</sup>先生的「附名詞」及「輔名詞」、呂叔湘<sup>4</sup>先生的「單位詞」，到高名凱<sup>5</sup>先生的「數位詞」等，量詞在漢語語法研究的地位上始終處於妾身未明的階段，沒有確定的名稱，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詞類。一直到五〇年代後期量詞才在丁聲樹、朱德熙等人的努力下定名為「量詞」並單獨列為一個詞類，這樣的結果固然可喜，然而量詞所引發的爭議性在定名後卻一點都沒有緩和下來的趨勢。

### (一) 是量詞還是分類詞？

受到國外語言學家如 Allan (1977) 的影響，很多國內學者把英語的分類詞 (classifier) 直接對應到漢語中量詞的概念，事實上，直接把非量詞語言的英語與量詞豐富的漢語，在數詞與名詞中間的語言成分做一個比較，這種作法是有待商榷的。Adams & Conklin (1973) 指出「分類詞」(Classifier)表分類功能，指涉物體的永久屬性，屬於封閉性的詞類「量詞」(Measure)則表計量功能，指涉物體的暫時性功能，屬於開放詞類的集合，但這個分類標準應用在漢語裡卻遇到了問題，有些詞除了有計量的作用也兼具分類功能，如：「一根香蕉」中的「根」字，既可以計量，也指涉長形的二維物體，因此就「根」這個詞而言，無法判定是指涉物體的永久屬性或暫時功能。具體的說，英語中的分類詞是根據所指涉的名詞其顯著的感知特徵來決定的，而漢語量詞僅有一部分量詞具有分類的功能，其他像集合量詞、不定量詞、借用量詞及度量詞，都沒有描述物體永久特徵屬性的分類作用，而以計數物體數量為主要功能。

語言行為是人類認知歷程的呈現，說話者會依據想要強調的物體特徵或度量方式來選擇量詞，如：「一顆/一片/一斤西瓜」，在相同的句法要求之下要個別區分「斤」是量詞、而「顆」及「片」屬於「分類詞」，不免稍顯累贅，其實只要了解有些量詞具有分類的功能，有些量詞僅有計量作用，不需要硬生生從量詞中再分出一類，並花費許多力氣去辯證兩者的不同，如此只會徒增不必要的困擾。

### (二) 量詞的次類劃分

釐清了量詞的分類功能後，緊接著從一些漢語及閩南語量詞分類的文獻中整理出一個清晰的量詞分類脈絡，作為本文呈現量詞語料的依據。為了節省篇幅，下面以表格的方式介紹各家對量詞分類的情況：

<sup>1</sup>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92)頁 81。

<sup>2</sup>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85)頁 214。

<sup>3</sup> 陳望道《陳望道語文論集》(上海：上海教育：1980)頁 531。

<sup>4</sup>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82)頁 18。

<sup>5</sup> 高名凱《漢語語法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86)頁 160-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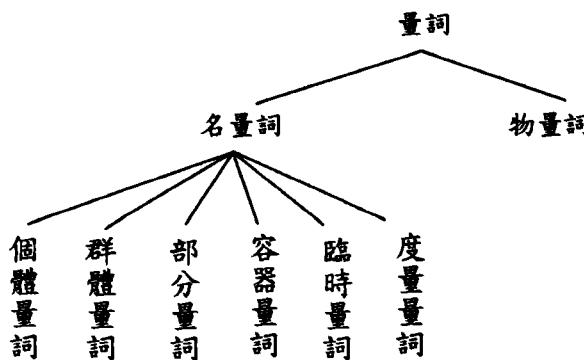
作者	名量詞								動量詞	
	個體量詞	群體量詞	部分量詞	容器量詞	暫時量詞	標準量詞	準量詞			動詞用量詞
趙元任 (1968)										
呂叔湘 (1980)	個體量詞	群體量詞	部分量詞	容器量詞	暫時量詞	標準量詞	自主量詞	複合量詞		
劉月華 (1991)	個體量詞	集合量詞	不定量詞	借用量詞		度量詞	準量詞	複合量詞		專用動量詞 借用動量詞
楊秀芳 (1991)	個體量詞	群體量詞	不定量詞	容器量詞	暫時量詞	標準量詞			分類量詞	動作量詞
周長楫 (1997)	個體量詞	集合量詞	不定量詞	容器量詞	臨時量詞	度量詞				動作量詞

表一 量詞分類比較表

量詞的作用主要是表示事物的單位和動作行為的量，把量詞的種類分為名量詞和動量詞兩類，大致可行。各家所提出的動量詞及名量詞下的「個體量詞」一類較無爭議，其他像「群體 / 集合量詞」、「部分 / 不定量詞」，都是以被修飾名詞量化的程度來做區分的，也就是以量詞與名詞間的語義聯繫作為分類的標準，至於名稱上的選擇並無太大影響。此外，既然要精準地量化物體，使用的工具也不可或缺，像劉等(1991:75)所提出的「一“盃”水」、「兩

“壺”酒」、「三“碗”飯」屬於「借用量詞」，在筆者看來，這些量詞在語言使用中都已經屬於「久借不還」的例子了，不像「一“桌子”菜」、「一“肚子”壞主意」這種臨時從名詞借來的量詞，因此應該區分開來。

世界共有、專用於度量衡的量詞可以稱為「度量量詞」，讓人對於量詞的種類一目了然，而表一中的「準/自主量詞」在趙(1968:306)的說法是：「所謂準量詞是獨立自主的，是指準量詞並不是後頭名詞的量詞。」在他的定義裡，「兩“國”的人」不同於「兩“鍋”的飯」，因為“國”和“人”不屬於包孕關係，指的是「兩個國家的人」，既然對於修飾的名詞不起計量的作用，這裡可以摒除不談。最後「複合量詞」是以量詞構詞的方式分類、「分類量詞」把量詞具有分類的功能當作一種次類<sup>6</sup>，這些都不放到量詞的範圍裡討論。因此我們可以把閩南語量詞分為下圖的幾個類別：



圖一 閩南語量詞分類圖

<sup>6</sup> 若把詞的功能當作分類的標準，是否要把所有量詞的功能都羅列出來成為次類？這樣的分類標準恐怕需要再商議。如“種、款、式、樣”等所謂的「分類量詞」，其實可置入「群體量詞」，不必單獨獨立出來。

### 三 量詞類別分析

依據上一章的量詞分類，我們可以找出《荔鏡記》中的量詞及其出現的環境如下：

#### (一) 名量詞：表示人事物的數量或單位的詞。

##### 1. 個體量詞：計量單一個體的量詞。

— “世” 風流(1.023) <sup>7</sup>	— “點” 春心(3.043)	— “枝” 好花(24.245)
— “个” 婦婦(5.090)	— “盞” 燈(6.146)	— “處” 破相(6.168)
— “位” 娘仔(6.175)	— “領” 錦襖(12.051)	白馬— “隻” (12.052)
— “條” 手帕(17.109)	— “段” 烟緣(23.001)	— “步” 誓(19.322)
— “柄” 掃帚(19.367)	— “包” 繡被(22.190)	— “只” 白賊(22.362)
— “封” 書(23.050)	— “重” 重誓(24.220)	— “句” 好話(25.027)
+ “倍” 田(36.061)	— “首” 詩(25.112)	— “紙” 字(26.018)
— “輪” 光月(26.069)	— “座” 清醜(26.087)	— “件” 事(26.346)
— “場” 功德(28.137)	— “任” 知州(38.014)	— “張” 狀(38.062)
— “間” 曆(43.047)	— “宗” 文卷(44.216)	— “面” 皮(43.041)
— “般” 魚(53.010)	— “套” 衣裳(48.174)	— “起” 濟情(44.008)
— “口” 檳榔(13.124)	五十 “名” 田客(32.100)	

##### 2. 群體量詞：計量兩個以上個體的量詞。

— “陣” 阿妹(6.245)	— “對” 金花(13.116)	— “雙” 金釵(14.110)
— “火” 奴婢(22.376)	— “叢” 綠竹(26.029)	— “家” 人(26.209)

##### 3. 部分量詞：表示數量不定的個體或一個整體內部分單位的量詞。

— “些仔” 人情(43.043)	— “點” 真心(48.139)	— “半” 櫻仔(5.039)
-------------------	------------------	-----------------

##### 4. 容器量詞：以容器名詞作為計量單位的量詞。

— “碗” 建船茶(24.263)	— “盆” 水(22.154)	— “鍾” 茶(24.248)
— “壺” 酒(41.028)	— “杯” 酒(41.043)	— “盃” 酒(46.086)
— “瓶” 酒(49.042)		

##### 5. 臨時量詞：以非容器名詞作為計量單位的量詞。

— “身” 清淨好名(14.429)	— “厝” 泉州仔(19.367)
四 “壁” 虫蟻(50.006)	五 “車” 書(54.002)
— “口” 苦氣(26.182)	驚— “頭” 冷汗都滴(29.119)

<sup>7</sup> 括弧中的數字是短語在語料中的出處，小數點前的數字代表出數，《荔鏡記》中共有五十五出；小數點後面的數字則表示短語在該出中的句子出現順序。故 1.023 表示是第一出中的第二十三句。

6. 度量量詞：以度量衡術語作為計量單位的量詞。

千金一“刻”(6.009)	一“斤”金(11.057)	四“兩”鉛(11.057)
二三“斗”米(19.310)	一“厘”銀(19.104)	一“文”錢(22.052)
三“分”銀(22.243)	十“里”路(10.022)	二十八“升”米(32.045)
三“寸”弓鞋(6.172)	三“錢”銀(45.151)	五百“石”谷(32.131)

(二) 動量詞：計量動作發生次數、持續時間或達成結果的量詞。

叫一“聲”(5.050)	踩林大爺一“踝”(5.093)	歇一“冥”(41.018)
行一“返”(14.138)	見我一“面”(11.026)	打一“頓”(15.151)
磨一“遭”(18.097)	解悶一“番”(24.017)	睜一“睜”(46.101)
斟一“下”(55.022)	打四十“板”(50.076)	行一“里”(41.017)
當有四五十“年”皂隸(43.032)		

#### 四 句法表現

《荔鏡記》中的表示名詞數量的用法時，有時會省略量詞直接以「數詞+名詞」的格式出現，例如「一某強十被<sup>8</sup>」(5.047)、「生我一鼻障大<sup>9</sup>」(5.013)等。這種情形可能是戲曲字數有一定的數量限制，只好犧牲掉訊息量較少的量詞。數詞和量詞之間的黏著性高，不易插入其他成分，我們把出現在語料中的量詞句法格式整理如下：

(一) 名量詞的句法格式

1. 數+量+名：是最常見的名量詞句法格式。  
一場戲(55.047)
2. 數+量：已經固化的用法，即使省略中心詞也容易理解。  
一頓食除三四碗(047)
3. 名+數+量：漢語的結構通常是修飾語在前、被修飾語在後，而這裡被修飾的名詞前置，除了凸顯焦點的作用外，還多了一點書面語的味道。  
金花一對插你紅(13.116)  
有水一盆乞阮(45.211)
4. 指代+量+名：指示代詞出現在數量短語的前面，也可以直接佔據數詞的位置。  
只盆水拙滿(22.110)
5. 數<sub>1</sub>+量<sub>1</sub>+數<sub>2</sub>+量<sub>2</sub>：兩組數量短語雖表示不同的計量單位，但都指向同一個名詞組，彼此之間有包孕關係。  
只一包三錢銀提乞伊(45.150)
6. 量<sub>1</sub>+量<sub>1</sub>：量詞重複格式帶有「周遍」的涵意，可以解釋為被修飾名詞集合中的每一個單位。  
言語勾勾(26.554)  
聲聲勾勾說不是(26.371)
7. (數+)形+量+名：這種格式現在還留存在閩南語中，是漢語所沒有的特殊句法格式，但這裡的形容詞只能是少部分的性質形容詞，如「大」、「細」等。

<sup>8</sup> 意為「寒冷時，娶一個老婆勝過蓋十件棉被」。

<sup>9</sup> 意為「把我的一個鼻子生得這麼大」。

大塊柴(14.191)  
一大庄田(32.096)

8. 數<sub>1</sub>+數<sub>2</sub>+量<sub>1</sub>: 這裡的兩個量詞只能填入「一」及「半」，成為固定用法，例句中「一半句」的意思為「一句或半句」，而這樣的格式在現代標準漢語中顯然沒有<sup>10</sup>。  
不敢應一半句( 26.414)
9. 否定詞+數十量+名: 格式中的否定詞只能填入「無bo<sup>5</sup>」，數詞只能填入「半puā<sup>3</sup>」，形容被修飾名詞的數量連半個都沒有，是表達語氣較強烈的特殊格式。  
無半點情意(24.333)  
無半釐錢銀(43.006)

## (二) 動量詞的句法表現

10. 動十數十量: 數量短語補充說明動作發生的次數或持續的時間。  
磨一遭(18.097)  
打四十板(52.076)
11. 動十數十量+名: 省略受詞的動詞加上數量-名詞組而形成的格式。  
叫一聲三哥(26.458)
12. 動十名十數十量: 此一格式中的名詞可填入一般名詞或代名詞。  
見我一面(11.026)
13. 動十名<sub>1</sub>+數十量+名<sub>2</sub>: 第一個名詞是動作接受的對象，第二個名詞則是動作執行的內容。  
叫我一聲翁(45.110)
14. 數十量+否定詞+動十名: 這種數量短語前置的格式可分析為慣用用法，現代閩南語沒有這種用法，可能是受到當時的官方語言的影響。  
一下不打你(22.069)

## 五 語法功能

除了少部分重疊形式量詞外，量詞一般不單獨充當句子成分，而是和數詞組成的數量短語，在與被修飾名詞或動詞一起放在句子裡來看，而《荔鏡記》中數量短語可以發現有下列幾種語法功能：

(一)充當定語、修飾名詞：充任名詞定語是數量短語最常見的語法功能，有時還能再插入形容詞，一起修飾名詞，例如：

攀折一枝好花(24.045)  
說一句好話(25.027)

(二)充當狀語、修飾動詞：數量短語出現在動詞前修飾動作的程度或發生次數等。

無半點可憐伊(26.161)  
幾番思量肝腸寸斷(48.108)

(三)充當動詞的補語：數量短語出現在動詞之後補充說明動作發生的次數、程度、持續的時間或達成的結果等。

恁今強企行一里(41.017)  
乞我斟一下<sup>11</sup>(55.022)

<sup>10</sup> 現代漢語只能說「不敢回他半句」，不能說成「\*不敢回他一半句」，現代閩南語還可以說「一半頓tsit<sup>8</sup> puā<sup>3</sup> tñ<sup>3</sup>」、「一半領tsit<sup>8</sup> puā<sup>3</sup> nia<sup>2</sup>」。

<sup>11</sup> 意為「讓我親一下」，我們可以說「斟(親)兩下」、「斟(親)三下」，但是《荔鏡記》中許多動詞後的「一下」並沒有表量功能，僅表示動作事件在進行時有程度上的弱化，或表示進行的時間很短暫，如「看一下」(26.377)

(四)充當句中的主語或賓語：數量短語可以省去修飾的名詞中心語而直接擔任句中的主語或賓語，有時指示代詞會取代數詞成為指量短語表限定的意思，不影響其語法功能。

只一嶺正是秦嶺(49.022)

只樣好(14.030)

共君睡破九領席(33.048)

那卜失誤走失一名(45.015)

(五)充當句中的謂語：數量短語充當謂語的情況並不多見，《荔鏡記》中可以找到表年齡或分配物體數量的例子。

我今年四十歲(43.031)

一人一半(190359)

## 六 語用特點

漢語量詞種類之多、運用之繁複，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可能無法體會，但以漢語為第二語言或是第一次接觸漢語的外國人，對於如何正確地使用量詞，常感到無所適從。欲解決這個棘手問題，除了必須了解量詞的個別意義、從語料中做全面性的考察外，還要兼顧量詞在語用層面上的特殊性，下面即針對量詞在語言使用上的特點，提出一些看法。

### (一) 不可預測性

量詞及名詞間的組合關係是微妙且複雜的，有時候量詞對名詞是一對多的關係，如《荔鏡記》中的「個(个、箇)」可以修飾屬人名詞如「媳婦」(5.090)、「人」(11.035)等，可以修飾有生名詞如「鶯」(25.107)，也可以修飾非動物名詞如「寶鏡」(18.096)、「鬢袋」(1.022)、「水」(17.110)、「荔枝」(17.110)，甚至是抽象名詞如「道理」(15.061)等等。有時候量詞與名詞間的搭配關係又是多對一的關係，以「紙」為例，若數量甚多、相疊成堆可以說「一“疊”紙」；若把一疊紙綑綁起來則說「一“綑”紙」；若僅指單張的紙張，以「一“張”紙」強調紙的平面。當然，也有多對多的搭配關係，如漢語中的量詞「顆」、「粒」都可以自由修飾小而圓的物體，如「米」、「沙」、「豆子」等。

有些搭配關係可以歸納出被修飾名詞間的共性，有些卻不容易說得清楚，如漢語中的「繩子」、「尾巴」、「神經」、「香腸」等名詞，同時可以選擇搭配「條」或「根」等量詞，但有些名詞如「針」、「頭髮」、「筷子」等，僅能選擇量詞「根」而不能選用「條」；相反地，也有些僅能選用「條」、不能選用「根」，如「街道」、「歌曲」、「褲子」、「影子」、「船」……等。還有像是計量動物的量詞「頭」可以與「牛」、「羊」、「象」、「豬」組合，卻不與同樣是動物的「貓」、「馬」、「魚」等名詞合用。同樣也是形容動物名詞的數量短語「一條」，可以說「一條牛」、「一條狗」，卻不能說「\*一條貓」、「\*一條駱駝」、「\*一條老虎」，這些例子產生的不合法性原因為何？量詞在允許名詞進入其修飾範圍的界線又該如何拿捏？凡此種種，說明了量詞的使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複雜性。

### (二) 存有方言差異

選擇量詞除了關係到人類認知基礎外，另一個影響量詞運用的重要因素就是方言差異。像是標準漢語的「床」一例，北京人會說「一“張”床」來強調物體外觀具有平面性，上海人僅使用計量功用的「只」；而操閩南語的人會說「一“頂”眠床」來說明物體最頂端的部分，這是以功能性為基礎的用法。由於《荔鏡記》是南方文學作品，因此語料中的某些量詞帶有方言色彩，如下面以數字標示在後的例子：

、「歇一下」(49.043)等例子，短語中間的數詞並不能替換成其他數字，故為慣用用法，在這裡不列入動量詞的範圍討論。

<table border="0"> <tr> <td>一 “領” 錦襖(12.051)</td></tr> <tr> <td>一 “件” 錦襖(標準漢語)</td></tr> </table>	一 “領” 錦襖(12.051)	一 “件” 錦襖(標準漢語)	<table border="0"> <tr> <td>一 “隻” 白馬(12.052)</td></tr> <tr> <td>一 “匹” 白馬(標準漢語)</td></tr> </table>	一 “隻” 白馬(12.052)	一 “匹” 白馬(標準漢語)
一 “領” 錦襖(12.051)					
一 “件” 錦襖(標準漢語)					
一 “隻” 白馬(12.052)					
一 “匹” 白馬(標準漢語)					
<table border="0"> <tr> <td>一 “紙” 字 (26.095)</td></tr> <tr> <td>一 “行” 字 (標準漢語)</td></tr> </table>	一 “紙” 字 (26.095)	一 “行” 字 (標準漢語)	<table border="0"> <tr> <td>一 “陣” 人 (13.013)</td></tr> <tr> <td>一 “群” 人 (標準漢語)</td></tr> </table>	一 “陣” 人 (13.013)	一 “群” 人 (標準漢語)
一 “紙” 字 (26.095)					
一 “行” 字 (標準漢語)					
一 “陣” 人 (13.013)					
一 “群” 人 (標準漢語)					

有趣的是，《荔鏡記》有一些現在閩南語裡不用的量詞用法，反倒比較接近現代標準漢語，可能的解釋是《荔鏡記》作者本身非出身於閩語區域，亦或是為迎合其他非閩語使用者，有目的地混雜了一些官方用語，如：

<table border="0"> <tr> <td>一 “起” 棗情(44.008)</td></tr> <tr> <td>一 “件” 棗情(現代閩南語)</td></tr> </table>	一 “起” 棗情(44.008)	一 “件” 棗情(現代閩南語)	<table border="0"> <tr> <td>一 “套” 衣裳 (48.174)</td></tr> <tr> <td>一 “軀su<sup>1</sup>” 杉 (現代閩南語)</td></tr> </table>	一 “套” 衣裳 (48.174)	一 “軀su <sup>1</sup> ” 杉 (現代閩南語)
一 “起” 棗情(44.008)					
一 “件” 棗情(現代閩南語)					
一 “套” 衣裳 (48.174)					
一 “軀su <sup>1</sup> ” 杉 (現代閩南語)					
<table border="0"> <tr> <td>一 “盞” 燈 (6.146)</td></tr> <tr> <td>一 “pāa<sup>1</sup>” 燈 (現代閩南語)</td></tr> </table>	一 “盞” 燈 (6.146)	一 “pāa <sup>1</sup> ” 燈 (現代閩南語)	<table border="0"> <tr> <td>一 “些仔” 人情 (43.043)</td></tr> <tr> <td>一 “寡仔kua<sup>2</sup> a<sup>2</sup>” 人情(現代閩南語)</td></tr> </table>	一 “些仔” 人情 (43.043)	一 “寡仔kua <sup>2</sup> a <sup>2</sup> ” 人情(現代閩南語)
一 “盞” 燈 (6.146)					
一 “pāa <sup>1</sup> ” 燈 (現代閩南語)					
一 “些仔” 人情 (43.043)					
一 “寡仔kua <sup>2</sup> a <sup>2</sup> ” 人情(現代閩南語)					

由此可見，地域差異性也會造成使用量詞時的差異，從量詞的語料考察入手，也是一種分析方言間差異性的方法。

### (三) 具有形象意義

除了具有表量、分類的功能外，有些量詞可以同時傳達物體的形狀、外觀、排列方式等訊息。像是《荔鏡記》中第二十六出中描寫女主角刺繡的情節：

再繡一輪光月，須待唐明皇來遊戲。  
再繡一叢綠竹，須等鳳凰來宿。

這裡的月亮以「輪」作為量詞，形容月亮具有圓潤明亮的形象，比其他僅具表量功能計量功能的「個」、「粒」更能突出物體的特性。同樣地「叢」也點出「綠竹」生長聚集的方式，增加了文字表達的美感，將景物刻畫得更生動活潑。透過量詞傳遞物體形象的特點，賦予作品更高的文學性及藝術美感，使我們的語言表達可以更靈活豐富，這是非量詞語言所不能及的。

### (四) 涉及模糊程度

大部分的個體量詞及度量量詞可以精確地表示修飾對象的數量，但有時表量對象超過了人類可以計數的範圍，或在人類思維中具有某種抽象特性時，這時的量詞在使用上便具有相當程度的模糊性，如計量「人」的單位，數量為一個時可以說「一“個”(人)」、兩個可說「一“對”(夫妻)」，但是當數量到達幾個時才能說是「一“陣”人」(32.010)？又「一“陣”人」跟另一個群體量詞「一“火”(夥)奴婢」(22.383)之間的區別界線又在哪裡？另外《荔鏡記》中的部分量詞「一“點”孝心」(12.044)與「一“些”人情」(43.043)所指稱的數量為何？它們所表示的量有無具體、固定的標準？這些問題都涉及了人類認知活動的主觀成分，同時也必須考察量詞出現的語言環境，因此量詞在語言使用上具有模糊的特性。

### (五) 帶有情感色彩

前面曾經提及量詞與名詞之間的組合具有多對一的搭配關係，然而選擇不同的量詞事實上隱含著對修飾名詞的情感色彩。像是《荔鏡記》中的「個」屬於比較中性意義、帶有口語味道的表人量詞，而「位」相比之下則是具有尊敬、使用場合較為正式的量詞，從「位至丞相」(17.075)的例句中不難看出端倪。而另一個表人量詞「名」從《荔鏡記》相配合的名詞

則為「皂隸」、「犯人」等社會地位較低，甚至是罪犯等對象，因此在《荔鏡記》量詞「名」是帶有貶義色彩的詞彙。

表人量詞	與量詞搭配的名詞
個	老婆(44.201)、新婦(55.020)、郎君(11.068)、子弟(11.068)、娘仔(17.086)
位	娘仔(6.175)、官人(17.102)、郎君(20.063)、新婦(55.020)、磨鏡客(19.014)
名	皂隸(2.059)、田客(32.100)、犯人(45.035)

表二 《荔鏡記》表人量詞與搭配名詞一覽表

## 七 小結

本文從漢語量詞研究的文獻出發，首先釐清量詞與分類詞之間的糾葛，並確定量詞的次類劃分，再考察嘉靖刊《荔鏡記》中所有的量詞語料，對於明朝南方方言文學中的量詞做全面性的分類。進一步考察這些量詞在句法層面的表現，可以發現一些「(數+)形+量+名」、「數+量<sub>1</sub>+量<sub>2</sub>」、「否定詞+數+量+名」等現代漢語所沒有的格式，顯現出方言的句法特殊性。而一些量詞詞彙及動量詞的「數+量+否定詞+動」格式卻在現代閩南語用法裡找不到遺留的痕跡，可見得《荔鏡記》並不能完全代表當時的閩南語方言，很可能摻雜了其他語言成分，像是當時的官話。

另外，本文也發現《荔鏡記》中的量詞具有定語、狀語等語法功能，並能充當句子中的主要成分如主語、賓語或述語，或是間接成分如補語。量詞的語用特色也能從文獻中窺得一二，如不可預測性、方言差異性、模糊語義性等，量詞也可以表達指稱物體的形象性，並帶有主觀程度的感情色彩。總的來說，豐富的量詞系統絕對是漢語及其方言中的語言特色之一，然而，要精確地歸納出量詞的使用方法，並不是那麼地容易，因為這不只局限於認知基礎上的分類行為，跟語意內涵、焦點突顯、語用情境及語言使用者的文化經驗等因素都有關係，因此若能克服這方面的瓶頸，對於語言教材的編寫、語言教育的進行，及方言特色的確立等，都將會有偌大的助益。

## 參考文獻

- 陳望道. 1980. 《陳望道語文論集》。上海：上海教育。
- 高名凱. 1986. 《漢語語法論》。上海：商務印書館。
- 黎錦熙. 1992. 《新著國語文法》。上海：商務印書館。
- 劉月華等. 1991.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台北：師大書苑。
- 呂叔湘. 1980. 《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 1982. 《中國文法要略》。上海：商務印書館。
- 馬建忠. 1983. 《馬氏文通》。上海：商務印書館。
- 王力. 1985. 《中國現代語法》。上海：商務印書館。
- 楊秀芳. 1991.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
- 周長楫、康啟明. 1997. 《臺灣閩南話教程》。屏東市：安可。
- Adams, Karen & Nancy F. Conklin. 1973. "Toward a theory of natural classif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9 : 1-10.
- Allan, Keith. 1977. "Classifier" *Language*. 52.3 : 285-311.
- 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A study on classifiers in *Lijingji*

YEN Hsiu-sh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Classifi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that distinguishes Chinese from other languages. Although classifiers were proved to well-developed in North and South Dynasties, their importance has escaped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until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annotated versions of *Lijingji*, Southern dialect play written in Ming Dynasty, I take it as my goal to establish to build up the classifier system in earlier Southern Min. Meanwhile, this article also aims at analyzing the categories of classifiers and their syntactic patterns, grammatical function, and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Thu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diachronic view of classifiers backed up by rich data and detailed analysis.